宋史新編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姦臣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第至右司郎中宣和六年東都地屢震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徽宗懼欲棄燕潛善被命按視以不害聞遂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固燕驟遷潛善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遷知河間府靖康之難高宗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帥府得拜

副元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右相李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啓并東誅之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疏二人誤國坐除名御史張所馬伸先後論劾坐謫伸道死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謂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說法俄泗州奏虜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

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脅黃鞭馬南馳都人爭毆而出死者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刀而前鍔方辨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澂劾之罷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瑴王廷秀繼論責罷英州尋卒于梅州潛善嫉害忠良李綱逐張瑴宗澤許景衡相繼貶死中外爲之切齒高宗末年以嘗任副元帥詔復元官

汪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直龍圖閣知相州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迎王于河上

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未幾王袞蠟書開元帥府以伯彥爲副將張邦昌僭立下赦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王即帝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罷知洪州改奉祠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再復所黜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宜與牽復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秦檜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二人在相位共贊焉累遷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請祠卒贈少

師謚忠定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父之乃還或云伯彥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江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不報連遷左司諫金二酋堅欲得地集百官議檜等一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留金營金命立異姓意在張邦昌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時檜爲臺長御進狀謂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蠹國之政若付以土地使主八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

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利害
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
也金人怒取檜詣軍前二帝北遷檜從至燕山又徙韓
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
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
為任用撻懶攻山陽檜挈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
海歸行在建炎四年十月也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銀
帛檜首言殺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
相范宗尹副樞李回與善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
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

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唱此議故撻懶縱之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傾兆宗尹罷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風其黨建言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以檜專理庶務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或諫以非急務又謂非宰相體皆不聽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給事中胡安國每言

檜貿於張浚諸人遂逐目安國爲黨魁與檜所引諸賢先後被斥而檜爲黃龜年所劾比之莽卓罷予祠龜年等論不置落檜職榜朝堂示不復用事詳頤浩傳三年金使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其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未幾連復檜觀文殿學士歷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以右相張浚薦赴講筵七年正月授樞密使始張浚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事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浚以酈瓊叛求去帝求可代者

與浚論及檜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於是趙鼎復相檜因此憾浚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及見帝檜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欲鼎共擠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爲所傾鼎與浚晩過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使議和與王倫偕至帝欣然謂宰相曰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故不憚屈己冀和議速成也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决欲講

和乞顯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
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
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
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
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鼎力
求去出知紹興府初帝擇宗室育宮中者曰瑗曰璩瑗
先建節封建國公及是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
公樞密副使王庶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檜同
奏面納御筆及見帝檜亦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
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

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傾鼎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趙鼎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鼎入辭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去王庶與檜尤不合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特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深恨庶言故出之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貶昭州凡排和議者相繼被謫擢勾龍如淵爲中司有異議者輒擊去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爲名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事檜欲帝見金使行

屈巳之禮帝不可命檜即館中見通古等受其書納禁中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爲戒徐俯連南夫辛飛皆因賀表寓諷他如祕書省正字汪應辰等咸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芜書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諸郡相繼陷没帝始大悟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次翁所奏蓋專爲檜地故檜位復安公論不能撼搖矣時岳飛克郾城幾獲兀朮張俊等所向皆奏捷

而檜力主班師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有以明堂恩封
檜莘國公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連戰
皆捷檜忽諭楊沂中等遽班師自是不復出兵盡收諸
將兵權用給事中范同策也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
封冀國公是時兀朮有求和意歸我使人檜復奏遣使
通問遂定和議語在本紀兀朮遺檜書令殺岳飛遂下
飛詔獄張俊誣飛與舊將張憲謀反万俟卨誣飛嘗自
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
父子俱死天下冤之語在飛傳十二年加太師進封秦

魏兩國公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異己者趙鼎王庶胡銓旣皆遠竄至是遇赦永不檢舉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自檜始又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檜修飾彌文以粉飾治具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爲草檄爲其左右室撚所見洪皓歸致室撚語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因憾皓令李文會論罷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明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鍔有燮理乖謬語太學

牛張伯麟以夫差報讎語題壁並刺配遠地故將解潛
辛永宗亦坐異議並竄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鼎竟
死吉陽軍折彥質既罷發樞以嘗爲鼎所薦引安置郴
州檜初爲御史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
詹大方論鼎邪謀密計王鈇請祠高禖皆檜意檜乞禁
野史又命子熺領國史無復有公是非矣十六年張浚
上疏忤檜貶連州十七年檜改封益國公移貶洪皓于
英州十八年熺自翰林學士兼侍讀除知樞密院事李
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胡銓坐作頌謗訕再貶吉
陽軍歸善令高登校文潮陽以水災發策以則將焉用

彼相直言不聞深可畏試賦論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以蚊蝇作夏二子傳怨家鄭瑋訐其譏刺且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檜怒甚與登先後竄容州登死焉二十年正月殿司小校施全挾刃伺檜趨朝刺之不中磔于市後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自衛二十四年熺子塤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檜從子焞焴姻黨曹冠周夤沈興傑等並上第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帝讀塤策皆檜熺語降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帝嘗諭檜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

檢察約束自檜擅政言者恐觸忌諱但請禁銷金鋪翠及鹿胎冠子以塞責故帝及之二十五年檜黨侍御史徐嘉奏趙鼎子汾與趙令衿有密謀下大理獄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及令衿謀大逆凡當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令衿事在宗室傳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學士草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塤與林一飛鄭柟夜見徐嘉張扶謀奏薦帝亦不聽明日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塤與堪並予祠是夕檜卒贈申王謚忠獻帝賜碑額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之碑檜陰險如崖穽深阻不可

測兩據相位蓋十有九年倡爲和議挾虜勢以劫制君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而阿附以苟富貴者爭以檜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第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劾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陰結內侍及醫官王繼先伺上動靜察事之卒布滿京城捕譏議者中以深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之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其附已者立擢用自其獨相以來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

佞倖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攸之亢散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入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初敗盟次翁有力於檜也又取士用王安石新經字說悉黜程頤之學天下道術大壞矣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薦進之徒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曾惇獻詩稱聖相靜江有辟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而帝亦曲意待之賜甲第用教坊樂導入數臨幸書其扁曰

一德格天之閣又賜祭器繪像自爲贊生日賜宴優詔不允辭至以申甫復之皆其數也檜晚尤恣橫郡國事惟甲首無一匕聞右檜死帝方言之且曰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帝末年檜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湯滌無餘開禧用兵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其後史彌遠奏復之寶祐二年理宗復命太常釐正謂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荊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卨入覲調

官陛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爲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曰盍宗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既而檜令卨劾飛又令治飛獄誣以淮西逗遛飛父子俱死凡言飛無罪及與飛舊者皆劾去之參政范同或自奏事檜忌之卨再劾同罪謫居筠州又爲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皆竄謫梓宮還以卨爲攢宮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卨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張浚寓居長沙卨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辦浚乃得免除參知

政事使金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以間禼難之又因檜除官與之異檜令李文會等劾禼連謫居歸州移沅州紹興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浚上書論之浚坐貶禼進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忠靖禼始附檜進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爲首召禼還禼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冑字節夫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侂冑以父任歷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汹汹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

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啟太后不獲命既而遇重華宮提舉關禮爲白憲聖乃可其議嘉王即位是爲寧宗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但遷侂胄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寖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嘗論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雲川劉弼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弼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

胄謀傾汝愚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爲臺諫汝愚之迹始危侂胄又諷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奏汝愚將不利社稷汝愚罷相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熹門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交章論之汝愚謫永州慮他日復用密諭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卒未幾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

繼而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即日除爲右正言而坐僞黨得罪者六十人王沆姚愈以論僞學得遷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進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決杖流欽州一時善類悉罹黨禍而謀皆始京鏜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黨禁寖解嘉泰

三年拜太師時侂冑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侂冑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陳自强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而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吳曦爲興州都統識者言曦王西師必叛侂冑不省也開禧改元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武學生華岳扣閽乞斬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强及鄧友龍相

機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遂除平章軍國事蕭逵
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
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
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
未嘗奏禀人莫敢言於是左司諫易被大理少卿陳景
俊大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侂胄既喪師
始覺爲師旦所誤謫之韶州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眞
楊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崈簽書樞密院
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
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請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

斌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郭倪兵敗吳曦叛受金命崈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怒崈坐罷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略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侂胄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議甚祕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

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重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殛殺之後自強連貶雷州籍其家友龍連貶循州師旦貶韶州尋誅師旦金人求侂胄首乃斲棺取其首併師旦首函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爲垂涕

顏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擬其勳有稱爲我王者余熹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皆當之不辭所嬖妾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埶驕倨至是皆論罪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𥮠子爲後名𢒉削籍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鎭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第進士以戚里婢壻夤緣取寵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

人露刃圍視第以臺牒驅迫出北關而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遷至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太學生陳宗劉黻黄唯陳宜中林則祖等伏闕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謝天下自是臺臣屢以爲言連削官移竄貴州團練使既而移置新州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徙海島於是將官畢遷護送其行舟過藤州擠於水而死時景定四年也初淮西總領鄭

羽富甲吳門大全欲結姻不從遂令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聘婦見其豔自取之爲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縱游諸妓家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累遷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未幾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

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爲元兵所敗遂啓兵端開慶初元兵攻鄂州又分兵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董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鄂城告急死傷者萬三千人似道私遣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元將忽必烈不許會元有內難似道遣京復請許之鄂圍遂解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爲景定元年傑作浮梁新生磯與湖南兵同濟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

召入朝授少師進封衛國公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
久而元遣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
令館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
謂和也似道密令淮東制置司拘之眞州不令入見語
在本紀似道尋兼太子少師逾年加太傅似道既秉政
類忌功脩怨結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多所彈擊
初似道在漢陽丞相吳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
屬江閫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銜潛以爲欲殺己也中
以事連貶循州以死高達在圍中殊易似道每見其督
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爲哉似道屢諷於帝欲誅達

帝知違功免重譴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不關白並以侵盜邊費貶遠州仍徵償以萬計士璧竟坐是死似道假會計以汚蔑諸閫如趙葵史巖之皆不免劉整亦因是懼禍以瀘州降于元云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置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勅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

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民因之破家者甚衆知平江包恢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銀關行物價益踴楮益賤五年彗出柳臺諫布韋皆上書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奏辨甚力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摘似道政事爲策問竄興國軍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尺寸地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咸淳元年穆陵甫畢事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度宗與太后手詔起之既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

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遣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賜賚日十數至夜卽交臥第外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賜第葛嶺俾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政無大小悉決於堂吏翁應龍及廖瑩中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

淵張仲徽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終身不錄趙
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
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得令
六日一朝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出
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惟
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
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
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
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
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冢取

之人有物求不予輙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似道每請出督而陰使臺諫

疏留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監察御史陳堅等
謂師臣宜居中以運天下乃就中書置機速房調邊事
文煥以襄陽降于元踰月似道始以聞曰向使早聽臣
行邊當不至此十年母胡氏卒詔以天子鹵簿葬之尋
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
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
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
師至蕪湖俾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
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
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孫虎臣戰失利夏貴還

守淮西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
下似道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
海上迎駕疏請遷都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
后止罷平章都督予祠繼又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
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后乃詔歸終喪
七月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
烈者始從之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為露布逐之
監察御史孫嶸叟等又言之徙建寧侍御史陳文龍等
又言之始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
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

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道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
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
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八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
我不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杖殺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一百三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叛臣上

宋之衰也內多憂而外靡寧奸雄往往乘間動於惡舊史揭爲亂及降金者七人劉豫杜充倖保首領張邦昌苗傅劉正彥吳曦李全竝勦絕不旋踵顧降豫劉瓊等與降元劉整等視七人者夫奚殊僅一施宜生鼎烹餘率終身享富貴又史成於虜人不與叛逆者比萬世之下有遺憾焉昔眉山蘇洵謂史爲小人而作故以檮杌名賊子亂臣其爲檮杌也大矣焉可隱哉焉可隱哉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酈瓊 徐文 施宜生 張中孚 中彥附

張邦昌字子能東光人第進士累官大司成以失職貶
歷尚書左右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
京師副康王爲質以求成及肅王代康王邦昌乃還進
太宰兼門下侍郎邦昌力主和議命爲河北路割地使
上書者曰邦昌爲社稷之賊遂黜奉祠罷割地議其冬
虜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翰林承旨吳幵吏
部尚書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立異姓百官計無
所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虜意所主齊

僉書張邦昌示之遂定議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留守王時雍再集議祕書省衆至卽閉省門環以兵俾京城巡檢范瓊諭意衆唯唯有太學生不可瓊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抗言請立趙氏亦被執幵儔持狀赴軍前金以冊寶至邦昌北向受冊卽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謀舉義范瓊詐與合謀捕革幷其子殺之所襲殺百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幵儔瓊等

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拓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等皆從行虜退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及監察御史馬伸請迎立康王邦昌從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他日噬臍悔無及已秉哲復贊之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書康王自陳所以勉循虜情者欲

權宜一時以紓國難敢有他乎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謁王東京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論邦昌僭逆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于上前而繼之以泣乃責邦昌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語在綱傳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獻果實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

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時雍秉哲幵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人世業農至豫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累章言禮制局事徽宗曰劉豫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兩浙察訪後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建炎二年用張慤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降金三年三月兀朮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

歸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金人册豫爲
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豫即僞位赦境内奉金正朔以
張孝純爲丞相升東平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降南京
爲歸德府以弟益爲汴京留守册母翟氏爲皇太后妾
錢氏爲皇后改明年元曰阜昌紹興元年六月豫以麟
爲兵馬大總管尚書右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
逃十月豫入寇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附于豫
襄陽鎭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命仲兼節制應
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所陷郡三月仲爲其將霍明
所殺河南鎭撫使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陰結其麾下

楊倖殺興持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奉祖考于宋太廟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六月靳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既而襄陽鎮撫使李橫屢敗豫兵復潁昌三年三月豫聞橫入潁昌求援于金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駞岡橫敗績復陷潁昌四月陷虢州統制官謝皋自剖心以死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豫以文知萊州俾寇通泰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十月豫及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

荊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荊超知州事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四年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隨鄧三州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九月豫下僞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麟入寇及誘兀朮等分道南侵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十月韓世忠

戰於大儀解元戰於承州皆捷十一月下詔討豫始暴
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
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十二
月岳飛遣將牛皐徐慶敗金人於廬州金兵退麟棄輜
重宵遁六年豫聚兵淮陽又爲世忠所敗豫聞帝親征
告急於金主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元帥提兵黎陽以觀
釁豫於是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由壽春犯廬
州猊出渦口犯定遠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
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沂中遇猊兵逆
破之猊遁麟聞亦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縱

者豫由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立麟爲太子以覘其意金人答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七年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豫復乞師于金且言瓊欲自效金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乃廢爲蜀王初金主先令撻孛兀朮僞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

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强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以女真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豫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徙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居之紹興十二年卒豫僭王號凡八年宋廢之先齊境內數見怪異梟鳥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德字大星隕平原鎭識者謂豫禍不出百日豫廢[illegible]之

未幾果厥豫之僭逆也索宗室居民間者承務郎閻倚匿不以聞尚書郎官李亘南京守臣凌唐佐遣人持蠟書告其機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書乞通宋朝並遇害脩武郎朱汝爲致呂頤浩書被留不屈招東京留守上官悟知楚州趙立與李道李横皆不從召迪功郎王寵朝奉郎趙俊處士尹焞皆不至尉氏令姚邦基判原州宋璞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俱不汙僞命乃君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至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無責焉

苗傅上黨人祖授在元豐中爲殿前都指揮使隆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河路經略使死王事正彥歷武德大夫知濠州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正彥恥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觖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肆欲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

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肆為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顛
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逵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
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
同簽書樞密院事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
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與王世修張逵王鈞甫
馬柔吉等謀作亂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
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
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
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
闕請帝御樓百官皆從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

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内侍者即得美官黄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遥郡團練巳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巳擢二人官矣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捕履傅即樓下腰斬履傅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太后

諭之曰皇帝聖孝無失德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詰二凶帝辟左右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是日帝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帝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於是呂頤浩張浚等謀舉兵勝非內謀復辟從傅請改元明受語在勝非傳庚寅以傅為武當軍節度使傅等欲以所部代禁衛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諭止之馮轓者即馮康國也張浚遣說二凶反正傅怒遣歸浚復遣轓諭以禍福既又復傅書謂其大逆不道傅

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遣苗瑀馬柔吉將部曲駐臨平以拒諸將兵事在張浚及馮康國傳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卽呼馮轓勝非議復辟乃四月戊申朔帝還宮徙傳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詔復建炎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張俊劉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旣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遂斬吳湛事在世忠傳傅等所過燔橋以阻官軍連犯衢州常山世忠請任討賊詔以爲江浙制置使五月世忠發杭州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

千首以降賊寇浦城縣夾溪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臯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逵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逃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七月世忠俘傅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逵苗瑀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登進士第歷集英殿修撰知滄州建炎初爲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畫三策獻充充不省永語之語在永傳二年代宗澤爲留守兼開封尹三年歷知宣武軍節度使連拜尚書右僕射同

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嬰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高宗將幸浙西命韓世忠屯太平王𤫊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劉光世韓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他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方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將卻之一日當晝敵對江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乘數十舟横江直濟衆不能禦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

渡約王瓊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瓊引兵遁充軍潰建康遂陷充渡江保眞州充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敗衆將甘心焉充不敢歸居眞州長蘆寺頗畜異志金完顏宗弼遣人說充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及壻於廣州淵聖薄充久之命知相州累遷行臺右丞相紹興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璘之孫挺之中子以祖任至高州刺史挺卒起復濠州團練使累遷武寧軍承宣使又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陳自強納曦賂

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曦至鎮諸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隷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與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鎭共爲反謀陰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金人犯西和曦府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

猶力戰敵竊笑之金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飾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金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正使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引金兵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遂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曦所統軍七萬併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晛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髠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死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脩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合江倉官楊巨源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卽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捕其二子及叔父柄弟翀晛賊黨米修之等皆誅之函曦首獻于朝璘子孫徙出蜀玠子孫免連坐

鄺璝臨漳人業文爲州學生後更習武藝從軍有功歷

官楚州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泰軍承宣使紹興七年兵部尚書呂祉爲都督府參謀節制淮西軍時淮西將王德爲都統制瓊副之二人因事交訟于督府瓊慮罪率所部十餘萬奔劉豫殺呂祉等語在張浚及祉傳豫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金人廢豫以瓊爲博州防禦使遷驃騎上將軍金人背和議兀朮率諸將南侵瓊與焉瓊嘗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免冑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

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秩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其言爲然元帥卽兀朮璞又告兀朮以宋事成敗曰宋任宰相秦檜所謂亡國之大夫荒荒自守惟顚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旣果如其計兀朮大喜金兵初陷亳州也璞爲守及王德克復璞乃遁去再陷再爲守凡

六年遷至泰寧軍節度使又遷歸德尹加金紫光祿大夫卒

徐文者膠水人少爲閻後應募從軍能揮巨刀重五十斤人呼爲徐大刀累有戰功高宗擢至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紹興二年立御前忠銳軍凡七將文其一也大將閻皐與文有隙因譖其謀叛遣都統朱師敏襲文文遂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劉豫豫擢文海道副都統兼總管文教豫自海道襲臨安不果其後金人背盟兀朮等南侵陷我州郡文效力居多累官定海軍節度使致仕遷龍虎衛上將軍卒

施宜生者邵武人自少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政和四年登上舍第試學官授頴州教授宜生困于場屋遇一僧善相謂之曰子面有權骨當爲公卿然子身之毛皆逆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乃可貴也宜生大喜會金兵入汴宜生南奔遂從巨盜范汝爲於建劒汝爲敗宜生變服爲秦之吳翁家傭未幾歸劉豫爲陳取宋之策授以官金人以其才藻擢至禮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紹興末爲賀宋正旦使館伴張燾以首丘風之宜生頗有貳志返國爲其介所發金主烹之

張中孚者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累官太師封

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官金兵圍太原父戰沒中孚率
部曲十餘人入金軍中得其尸以還累擢知鎮戎軍兼
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拒金兵浚退保巴蜀中孚權帥
事既而金兵次涇州中孚率將吏降金金以爲鎮洮軍
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後爲陝西諸路
節制使知京兆府金人以河南地歸宋中孚遂入宋元
朮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中孚復仕金遷尚書左丞
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崇王卒弟中彥亦以父任歷涇
原副將知德順軍金人取陝西中彥遂降除招撫使以
功累至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其後歸宋仕金並與

中孚同搆擢中彥封崇國公歷吏部尚書眞定臨洮二尹熙秦諸路都總管加開府儀同三司卒中孚兄弟以公卿子受宋厚恩且其父戰死於金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比肩北面爲之效忠君親之倫滅矣同時叛者又有李成孔彥舟二人皆起盜賊是何足責哉